



智慧人生 ·

我家门前有两家卖老豆腐的小店。一家叫“潘记”，另一家叫“张记”。两家店是同时开张的。刚开始，“潘记”生意十分兴隆，吃老豆腐的人得排队等候，来得晚就吃不上了。潘记的特点是：豆腐做得很结实，口感好，分量足。相比之下，张记老豆腐就不一样了，首先是豆腐做得软，软得像汤汁，不成形状；其次是给的豆腐少，加的汤多，一碗老豆腐半碗多汤。因此，有一段时间，张记的门前冷冷清清。有一天早上，因为我起床晚了，只好来到张记的豆腐店。

吃完了一碗老豆腐，老板走过来，笑着问我豆腐怎么样。我实话实说：“味道还行，就是豆腐有点软。”老板笑了笑，竟有几分满意的样子。我说：“你怎么不学学潘记呢？”老板看着我说：“学他什么呀？”我说：“把豆腐做得结实一点呀！”老板反问我：“我为什么要学他呢？”沉思了一下，老板自我解释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说，来我这边吃豆腐的人少，是吗？”我点点头。老板建议我两个月以后再来，看看是不是会有变化。

大概一个多月后，张记的门前居然真的排起了长队。我很好奇，也排队买了一碗，看看碗里的豆腐，仍然是稀稀的汤汁，和以前没什么两样，吃起来，也是从前的味道。老板脸上仍然挂着憨厚的笑，

一生只做一件事

刘禹锡

我也笑着问：“能告诉我这其中的秘诀吗？”

老板说：“其实，我和潘记的老板是师兄弟。”我有些惊讶：“那你们做的豆腐不一样呀？”老板说：“是不一样。我师兄——潘记做的豆腐确实好，我真比不上；但我的豆腐汤是加入好几种骨头，再配上调料，再经过12个小时熬制而成，师兄在这方面就不如我了。”见我还有些不解，老板继续解释：“这是我师傅特意传授给我们的。师傅说，生意要想长远，就必须有自己的特长。师傅还告诉我们，‘吃’的生意最难做，因为众口难调，人的口味是不断变化的，即使是山珍海味，经常吃也会烦。”

“因此师傅传给我们不同手艺。这样，人们吃腻了我师兄的豆腐，就会到我这里来喝汤。时间长了，人们还会回到我师兄那里。再过一段时间，人们又会来我这里。这样，我们师兄弟的生意就能比较长远地做下去，并且互不影响。”我试探地问：“你难道就不想跟师兄学做豆腐么？”老板却说：“师傅告诉我们，能做精一件事就不容易了。有时候，你想样样精，结果样样差。”张记老板的这番话，我以为除与老豆腐有关，与一个人的择业、一个人一辈子的坚守似乎都有些关联……

亲情流动 ·

韭菜饺子

吴莉

儿子回农村的老家看父母，但第二天早上5点半就要走，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儿子跟母亲坐在老房里一直聊到深夜。

临睡前，儿子有些遗憾地说：“妈，这次太匆忙，等下次有空，我一定在家多待几天陪陪您，还要吃小时候您亲手包的韭菜饺子，那个味道太好了，我一直都想着呢。”

之后，儿子便到里屋睡觉了，可母亲却没了睡意，她走到另一间屋，叫醒已经睡下的父亲，说：“老头子，你赶紧起来，去问问谁家菜园里有韭菜，跟他打个招呼，割点儿回来，娃想吃韭菜饺子了，我得给他做。”

躺在床上的父亲一听，立即明白，连说：“好，好。”然后迅速穿上衣服，下了床。

母亲又说：“老头子，你动静小些，别吵醒了娃，他明早还要走呢。”

此时，正是初冬的深夜，外面很寒冷。父亲开始在村子里挨家挨户敲门，借割他们菜园里的韭菜，冬日，菜园里韭菜很少，好在敲了数十家门后终于找到了。

村里各家各户的菜园都离村子很远，加上夜路不好走，等父亲割完韭菜回家已是夜里11点多了。

接下来，两位老人开始择韭菜，把两斤多韭菜择完、洗净后，差不多已经是凌晨了。接下来是擀饺子皮，然后包馅。这一切如果是在明亮的灯光下完成，不需要太长时间，但事实上他们都是在手电筒的光亮下完成的——两位老人怕开灯惊扰了儿子的好梦。

这一切都做完是凌晨3点多，两位老人想了想，还有一会儿得煮饺子了，干脆别睡了，给儿子烧点儿热乎的水，这样他一起来就有热水洗脸。

5点30分，儿子的手机闹铃准时响了，儿子从睡梦中醒来，一睁开眼睛，便隐约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香味，这香味越来越浓，一大锅韭菜饺子在翻滚呢。

看到儿子，母亲连连说：“娃快趁热吃了吧，你最喜欢的韭菜饺子，吃过再刷牙。”“吃呀，先吃，先吃。”站在一旁的父亲帮母亲的腔，并立即将饺子盛进碗里，双手递到儿子的面前。

儿子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随口说出的一句话，父亲和母亲就当真了，两位60多岁的老人，竟然为了饺子一夜未眠。那是一碗滚烫的韭菜馅饺子，很香，吃得儿子想哭。

冷暖世界 ·

也许很多人不知道，我在小学的时候是数学课代表。后来因为粗心和偏爱写作，数学成绩就差了一些。再后来，我遇上了我的挚友、全校学习成绩排前三名的Z。受他的影响，我开始每天认真听讲、预习和复习，奋斗了一阵子后，我的一次数学考试居然得了满分。

那次考试我依稀记得一共就三个拿满分的。当老师报出我的分数后，全班震惊。发完试卷后，老师说：“韩寒这次发挥超常啊，这不符合常理，该不会是作弊了吧？”我立即申辩道：“老师，另外两个考满分的人都坐得离我很远，我不可能偷看他们的。”老师说：“你未必是看他们的。你周围的那些同学平时的数学成绩都比你的好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把我关到办公室，我再做一遍试卷就是了。”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就去老师的办公室重新做数学试卷了。

因为这试卷做过一次，所以我做题做得比较顺利，唯独在一个地方卡住了——当年的试卷印刷工艺非常粗糙，常有印模糊的数字。很自然，我没多想，问老师这究竟是个什么数字。数学老师当时迅速收走了试卷，说：“你作弊！已经做过一次的卷子，你不可能不记得这个数字是什么。”我当时就急了，顺手抢过卷子，用手指按住了几个数字，说：“你是出题的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按住的那几个数字是什么。”老师

信任的价值

韩寒

自然也答不上来，语塞了半天，说了一句“你这是狡辩”，然后就给我父亲打了电话。

我的父亲很快就骑车赶到，向老师了解了情况后，一脚就把我踹出去数米远。我默默地爬起来，一句都没有申辩。

老师在班上宣布了我作弊的事。在回去的路上，15岁的我想过很多报复老师的办法，有些甚至很极端。最后我都没有去做，并慢慢放下了，只是由于一个原因，Z相信了我。

回家后，我对父母好好说了一次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父亲还向我道了歉。父母说：“你只要再多考几个满分，证明给别人看就够了。”但事实证明，这类反向激励没什么作用，从此我只要一看到数学课和数学题就有厌恶感，再也没有得过满分。十几年后，我也成为了老师。作为赛车执照培训班的教官，班上的那些学员们必须得到我的签字才能够拿到参赛资质。

有一次，一个开车开得不错的学员因为太紧张而冲出了赛道，学员擦着汗说：“教官，这个速度转弯我是能够控制的，昨天单人练习的时候，我每次都做到了。”

我告诉他：“是的，我昨天在楼上看到了，的确是这样。”